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卷六 and 集序.



李命十
十二子
楊漢

晉書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
天室營周居王洛邑而後去則宅洛

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
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
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

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禎天
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
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

名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書經

卷五

一

先相並
去声

迤移爾
反遷去
紙反度
達各反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

以宅王廟在焉成王至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反又

王在豐使召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

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

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

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

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

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若翼

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位成者左祀右社則朝後市之位成也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

至則編觀新邑所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

搃楚委反度達各反例而振反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初溝

漚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漚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侯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厥既命庶庶殷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邦不作不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卷五 二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微與召公之誥併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也 鳴呼皇天上帝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言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言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

燦姑還
反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
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
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深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語多難解大

不去声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

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

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

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

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劄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短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名公特首言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名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于民名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之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反暑魚緘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

之中故謂之士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士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士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士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曰東景朝多暵曰西景朝多陰曰南景短多暑曰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士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景古影字

周御事節性惟日共進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以親近副或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
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言化臣必謹乎身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其

言德之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不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
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元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卷五
六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名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未終也名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咎問及成王命周公畱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畱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畱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仔來以下，成王錫命。誌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不辨蘇氏曰此

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

誥治四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

十八字

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

神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

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

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澠音塵俘補耕反乙卯即名誥之乙卯

澠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

流之內也澠水東灋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澠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澠灋之

死上声

其墨也

卷五

八

之兆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佻來來視予。卜

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也。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

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上之休美

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真猶當也。十

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

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

誨。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

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齊例皆
反後音
邦咆音
后

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
雜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
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
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賜時若
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木奠中土祈
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神之德觀周
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於事情者抑不
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
及後音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顛若收其放
而合其離蓋祭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
直周公以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為首務也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有事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
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
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

書經

卷五

九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

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

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

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

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

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

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大視示也功載

者、記功之載籍也

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

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

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

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

冠古玩

反

左右音
任信

如載者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

欲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

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

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燥將次第延熨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

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厥若彝及撫事如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未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

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

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

亦未有辭于後世矣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

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

聞

書

卷五

十一

侯教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

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

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

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

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

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

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褶侮墮

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乃惟孺子頌

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乃惟孺子頌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

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

遠用戾夢莫郎反口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頌

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

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

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

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

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

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

命周公云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

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

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

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

成王答周公及雷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

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

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

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

文武、仰不愧天、**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

俯不忤人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文宗禮同將大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

沖子夙夜懋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

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

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

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

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

之志、故示其所**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以雷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王曰公予小

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畱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

退即居于周命公畱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

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畱周公治

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畱守畱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考之

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

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

未克救公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

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迪將其後監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厚去声

書經

卷五

十三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大也

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王有所監視大保文

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

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

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

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

宜鎮撫洛邑以慰澤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

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土

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

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

為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爾

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

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

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

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

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

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禮曰休享
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天賓客
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大饑而
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
如祭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
也歟祭名周公不敢受同禮祭名周公不敢受
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惠篤敘年有邁自疾

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邁居候反厭於艷

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
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邁遇
自懼疾害者子孫萬年厭
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王侂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

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
成王畱洛然且請王侂殷者若曰遷洛之民

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六相類

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八太室裸

戊音茂裸古玩反口此下

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

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

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

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

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

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

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

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

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火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

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用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畱後也在惟周公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畱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成王之畱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始終公之辭云

多士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

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口吳氏曰方遷商

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

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場音亦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
 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畱治于洛之
 後乃曰佅來比殷又曰王佅殷乃承
 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
 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
 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
 由是而推則名誥攻位之庶殷其已
 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
 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名公
 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離民哉
 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
 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治平志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

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王若曰爾殷

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弗弔未詳

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

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

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

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

以開諭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

之也

不界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

肆與康誥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
 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
 殷命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
 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
 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
 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
 哉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特也言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
 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
 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
 用言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

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有北有彭聲之說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亶亶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閒于桀莠桀喪其良心自不適用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獻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伊尹稱

復音腹

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

王亦罔敢矢帝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

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洪音逸

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日

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佚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

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比四方小大邦國喪

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

貫盈而周泰辭以伐之者平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

也。武成言祇承上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

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

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

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監吉

書經

卷五

十八

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

正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

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

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其殷改夏今爾又

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德

又曰坊本作其

行善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

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

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

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

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

者惟以德而已故子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

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

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

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

而欲求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用得乎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益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王曰告

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

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

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

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

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辭

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爾乃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處去声

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賡

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

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

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

爾克敬天惟界

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

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

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徒

不有爾士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

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

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

始也夫自亡國之禾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

雖愚亦知

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日王

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未王曰又推之

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

也申結上文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

樂音洛

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

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

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

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

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

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

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

天命精微下至吠畝艱難閭里忽謂

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者實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末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

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

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

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相去声

之人無聞知

諺疑戰反口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

秦胡熾反俚音里

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也

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治平声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戊音茂有去声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

則戒懼天命節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

理而自檢律其良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
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
咸有等篇意述其當時敬
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其在高宗時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亮音梁陰音菴口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

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

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

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
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
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
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

富去声

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末年之效也其在祖甲不義

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

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

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

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然詳此章舊

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

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

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

必列
及應乎
聲要平
聲

反
耽都合

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
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
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
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認旁記曲
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
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
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

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

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
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

惡壽

言系

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扁專以享年永、不來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富戒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

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

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

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

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

畏之心、**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

發之耳、**康功、田功、**謂惡衣服也、

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

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

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

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齔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映徒結 或如 徽柔懿恭 也、是日、映也、宋謂之徽

映徒結
辰足子
遇反
易去声
予音興
賜音肩

咸和

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
微懿皆美也具曰映也柔謂之微

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
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
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
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
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
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
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
上傅養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依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
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
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
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
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

書經

卷五

二十四

使去声

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
 無橫歟也言庶邦則民可知交王為西伯所
 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
 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
 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
 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
 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周
 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求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王之供則法也其指文
 王而言淫過也
 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
 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
 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
 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行去聲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酌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

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日今日姑為是
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
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
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
受之沈迷酌于酒德哉酌酒謂之德者德
有凶有去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譴張流反幻音

惠順請誑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誠告
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
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
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
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悞故

審入聲

書經

卷五

二十五

當時之民無或敢誣為幻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呪

人胥訓告保惠教誨師非度也變亂先王之

法則之君臣上下師盡取而紛更之蓋先主

正法無小無大莫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

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

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

必變亂之如薄賦歛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

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

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

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懼讒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于中索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

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佞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

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詈力智反口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

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

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佞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

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此

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辟必益
反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尺約反口綽

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悖疾憤戾夫豈私怒於其閒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

西平平... 而君... 怨詈... 民...

要乎声

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

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於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

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反 賣疏傳

君頡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諸體也

公首呼君頡因以君頡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古文皆有

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

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

諭之題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讓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

為近之、然詳本篇者、意廼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畱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大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

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取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畱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嗚呼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畱不畱如何也。

凶之快實主於召公斷不謂如何也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

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

肯音佩

易去吉

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才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皆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不知乎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諶時王反心天命不易猶

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終

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

書經

卷五

二十八

施去声

反 焜胡本

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過佚前人之明德在今乎小子且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吳氏曰小

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

子曰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

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人光

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又曰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謀

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公曰君

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

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

見音魂
說音悅

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
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

祖乙大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

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列

蓋勉召公四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

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

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編覆言之謂

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

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

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賢止言其又王家者

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

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

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

厭蓋涉
反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

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

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諛豈傳

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

年所陟開退也言大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

而享國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乎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

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
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

屏必劉
反

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
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
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
故惟德是塞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
龜之上如蓍之筮天
公曰君有天壽平格保
下無不敬信之也

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

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
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
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
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
也今言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
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
與國俱
公曰君有天壽平格保
顯矣

散上言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

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號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

文王庶幾能修治熒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叔言一二邦以

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

彝教文王萬德降于國人茂莫結反口茂無也夏氏曰周公前

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

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

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

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葬教則

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躋履至到實知

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土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

有殷之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丕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號叔先死故

四人庶幾速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

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言
 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
 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
 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
 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
 遺意而言主於畱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馭其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者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自
 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
 不克濟若得人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
 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
 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
 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
 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

郊之鳳將不復得歸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誅其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實故周公云爾也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士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

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恩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湯

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降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與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焚績欲其解疑

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競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周公親遭大

變破斧斂斲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

燥上音 絲可計 反 撞薄江 反 勢敷文 反 汚音 烏茹忽 與反其 去声折

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
 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
 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
 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
 功依終展布四體為人大規模使君德
 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

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

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

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士曰汝當明允輔

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
 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
 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爾其汝克敬以予監于

井去去

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

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予不允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戡堪古通用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

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

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

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

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

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

然肥遯

卷五

三十三

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

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

口休盛然我欲與名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

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

然後可也周耆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

吳氏曰周公未言有其功以其畱名公故言

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

而從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

者也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德之

天越民多誥取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

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

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

召公其言語之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

際亦可悲矣

辟毗亦反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

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

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詰練之

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

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

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

不可忽也此召公已語周公飭遣就職之辭

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

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

王復封之蔡此其諾命之辭也今文

無古文有口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

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

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

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

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顛覆社稷塗炭生

從才用
反

少去声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

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

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

見音現

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
 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
 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
 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人蔡者所以不絕叔
 於八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
 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
 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
 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
 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
 蔡叔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
 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
 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
 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
 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
 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夷

行去声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

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

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

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于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

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

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慎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

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

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目中無作聰明亂舊

萃菁丙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

嘉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

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

王之舊章平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一偏

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

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

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

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王曰嗚呼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

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
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

賀壽昌

沾沾廉
酌協二
反

尾然

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惟夷四方容

右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
皆有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
皆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
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
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
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虞
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
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
即心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
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
西漢道德比之殷猶融硤之與美玉
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
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旆然使周無
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
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書經

卷五

二十七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

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

周鎬京也宮氏曰王皆定都天下之所宗也

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備孔

悞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

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

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

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詰終

於此篇或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

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

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土殷

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

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

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

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

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于

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

天命受天命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

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

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

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

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

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

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

日之閒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

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

桀而知紆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

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厥圖帝

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劓割夏

邑叨他刀反憤陟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

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

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

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變盡其

度達久
反塞入
聲

卷之

欽崇而尊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

是為去
聲

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

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

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

一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

求之天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方以

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於亡也言

之民上文所謂切墮日欽者同應相儕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
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
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
雖指桀多士爾股侯尹民言速事紂者寧不
惕然內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愧乎

主簡擇也民擇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

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亡矣仁者君之所

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

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
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

罰仁之政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

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

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會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嗚呼！王若曰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

喪問並
去声

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
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
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
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
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交，史官
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藉之為口實矣。故
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
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大之命，屑有辭。紂

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
多土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
乎？以下二章推之，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章之上，當有關文。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享之。

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
乃惟爾商。集萃也。享，享之。其政不集。

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絜潔而微惡不絜進而怠情天以是降喪亡

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王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

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循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

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率合歲月者非是或

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罔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

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罔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

訓言

書經

卷五

四十一

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而狂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禳解譴告之威

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眾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

翰音由

也德翰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又武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

洵許拱
反

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乎明者也非
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
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
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
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
命而誓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今

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今我何敢如

此多誥我惟大降有爾四國民命舉爾曷不

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

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口夾夾輔之夾介實介

方平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平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其宅收其田可也

縮音諸

書經

卷五

四十一

今爾猶得居爾宅所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
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

也此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
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浩欲圖見信于正者以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教

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
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獯狂於

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
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

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上遷洛奔走臣服我

監於今五年矣不日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

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

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纘一二年耳今言五

祀則商民之遷同在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

能爾罔不克臬臬事也周官多以伯以

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

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反側偷惰而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

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下不和順矣言爾惟

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

能協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祭然有文以

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

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爾尚不忌于凶德

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也忌畏穆

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

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

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

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

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

微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政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聘洛邑庶幾可以

將界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

於爾啓迪簡枚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

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

勸勸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

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離逖爾士詰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

自取天威我亦教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
 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
 多方疑當作多土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
 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
 有所畏而不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敢違越矣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又曰時惟爾
 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
 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

母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
 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
 所以形容周公之倦倦斯民會已畢而猶有
 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諷顯
 將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
 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士戒成

王尊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

王尊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
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
二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
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
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
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
古文
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

于王曰王左右當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未衛丁劣二反賁音奔此篇周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在有守

長上聲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
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在用之所當謹者周
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
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

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恂音荀口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

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
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
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

行乃敢告教其君后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教

全有...
二十...
字

參初簪
反差初
宜反

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
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臯
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臯
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
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
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
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
在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
也一篇之中所論宅後者參差不齊然大要
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
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
教下而後也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謂之教也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在用三宅而所
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書經

卷五

四十六

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

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

居常伯常在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

在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

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

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目次補三宅

者謂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

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

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

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

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

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

易書

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嗚
蕝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呼其右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警音敏奄衣
檢反口蓋刑

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
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謂侯所

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
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

其地什伍其民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
謂迪知忱愉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

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
 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
 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
 闡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
 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
 有伯是也
 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趣虎賁綴衣趣
 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言事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
 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大
 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
 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

大音泰

惡去声

敬上声

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上祝坐匠執波
 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遠對裏之詞士
 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
 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
 屬所謂表臣也太史名史官也尹伯者有司
 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
 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
 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
 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
 人所易忽而見太史以秦諱惡公天不後世之
 蕩上心而見尹伯以大相繼體統所係而見
 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繼體統所係而見
 若大都小伯則分治却畿不預百司之數者
 既條陳歷數文武之眾職而總結之曰庶常
 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
 也

地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
 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版音斥

治平音

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

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府天

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

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

西亳烝或以為眾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

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

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

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

降惟列宜名而無他語承土庶常吉士之友

以內見外也夫土自王朝西而都邑外而諸

歟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之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

立此常在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

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室心之

說略

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備

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

而巳漢孔氏曰勞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

茲此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

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

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

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

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

位之意毫釐之辨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

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枚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
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
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
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取替其所
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
德之士意如說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
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王之
於後故周公於君爽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
殷命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嗚呼
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我者指王而言若

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
結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

富能明知其所願願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

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
察其所安人焉噎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
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
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
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
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
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自一話
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未終

也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終思成德之美惟思
上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呼予旦已愛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

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
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

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
王之時法正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
失也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
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
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
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即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此意

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自古

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
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
才以安且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
以能俾國則罔有立政用愼人不訓于德是
又也歟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愼人其惟

便平声

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勸音邁。自古為國無

小人而謂之險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

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

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

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

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

晦音暗

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名。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

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其克詰爾。

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治

治平声下同

好去声

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狂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

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公大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之六

蔡沈集傳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

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并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閒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未

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五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必益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

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

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

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

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

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

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

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

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

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王曰若

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治去聲。若昔大道

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
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

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

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

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今予小子

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

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

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

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少失照反也三少孤特也

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

長聲

天地公論於前孤弱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

四海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

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

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

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

之和者蓋以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樂而言也

卿士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

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慶理陰陽孤寅亮

易音異

相聲

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夔
非政獨成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

不正王政也**司寇掌邦禁誥姦隱刑暴亂**秋官

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誥姦隱刑強暴作

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

氏曰姦隱隱而難知故謂之誥推鞫窮詰

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王國邦土

民順天時以與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

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而

當之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

也

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

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

不阜厚而化放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

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可官

相... 三百六十屬也... 呂氏曰... 宰相天子統可官

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御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次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

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

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

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

數音... 量去声

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
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
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
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
莫不敬信

學古八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懷服矣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蓄勅六反口學古學前代

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法
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
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
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
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
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
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其言蓋敢諸此先王八法並任而任人

為多故律嚴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
 人醇專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
 唐以前治罪料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
 須自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
 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
 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
 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戒爾卿士功崇惟
 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坑反
 戎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
 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
 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
 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
 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位不期驕祿不**
 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

載作代反口

白至祿不與侈期而多自至故

居見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

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

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服故心勞而日著

其拙矣或曰期待也立所以崇德非期

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

畏苟不知祇畏則人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

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

失者以寵利為樂

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

任

推通回切虐莫江切賢有德者也能有

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

揜與推同

所以為義大曰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處

勝平声

所以為義大曰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
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
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
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
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
其人是亦爾不勝在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
責如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

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必益反

斁音亦口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
歎息上自三專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
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
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

公既歿戎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
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

監平声

書經

卷六

六

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合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

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

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人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

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

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周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

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

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

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

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閒則馨香者精華之

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

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

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

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

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

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

閒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

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蕭徒為陳迹也

問去声

苾蒲也

萎於危

反菑字
木作恭

書系

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
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
功孰能
與於斯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

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
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
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攻無小無大莫
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

細音推

入反覆與衆其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繹
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人自爾師虞者所
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
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庶民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曰可殺然後察之庶
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

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寧

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

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

為此言矣嗚呼此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其所以為成王歟

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

十三

書經

卷六

八

予去聲

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平厥中也

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辟毘亦反口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君也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

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

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

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口狃習也常典常也

俗風俗也。狂于姦，先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以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說者六也。此終上章之有。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整制力。蓄

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平有餘地者，斯乃簡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行善言

士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惟民生原因物有遷違上所命良，則人勵行。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
 辭於求世言斯氏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
 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
 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
 之於上固不從其合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
 合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
 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
 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
 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
 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
 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
 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
 求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
 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

顧命 康王 史序 其事 餘 餘 餘

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
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
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
始特詳馬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
王之詰康王
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庚申

子王乃洸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洸音桃頽音王

齊側皆反發夫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洸鹽頽面扶相者被以袁冕憑玉几以發

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名直笑反芮如稅反彤音全。同名六卿下至

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青 卷六 十

師章

之宗伯第三形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頌之
司憲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頌之太
保畢毛三公兼也為形畢衛毛皆國名入為
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
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
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車而以王命
召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白其疾

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雷連恐遂死
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

命汝統言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疾甚言曰尚

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

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
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

重華至

重華聲

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

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運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

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命也大訓述天

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

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

用敬保元子釗太濟于艱**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施公平周溥而不**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幾音機

治乎

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

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

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

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

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

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

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

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

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

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

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

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

成王將崩之一目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

其效也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措宜哉

首去聲 愷音玄

丑王崩

還音旋 出帳帳於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慙

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

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

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掃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

于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人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

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

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

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

卷六 三

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越

相去聲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名公也名公

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展綴衣展隱豈反狄

張去聲

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

重平聲

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展展風畫綴斧文

純音準

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

緣去聲

華玉仍几篋莫結反口此平時見羣臣覲諸

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繪

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具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宿謂

純文貝仍几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

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西夾南嚮敷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

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綠漆漆

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

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

之正也其三席西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

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越玉五重陳寶赤

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

重平声

前音笑

車尺遮
反共音

先王所寶器物赤刃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
 之書訓詁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
 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
 義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
 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
 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
 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
 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
 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
 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
 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
 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
 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
 者成王平口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
 其生存也揚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大輅
 之示能守也於額命陳之示能傳也

在賓階面綴略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

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

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

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

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

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

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

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實階西階也阼階

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

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太祭祀

則出輅大喪太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

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二人雀弁

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

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此鉏里反戣音

逵。弁土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交鹿子

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士刃刃

外嚮也堂廉曰凡冕大夫服劉錢屬戣瞿皆

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

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

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止路寢東西序之

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

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

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

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素

漢陞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

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司慮陛楯或環以

椎埋器悍之徒有志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

錐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齊歲西反○麻冕三十升麻為

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

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

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

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

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

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

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太保太史太宗皆

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賸太史秉書由賓階賸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形纁也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

介火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

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

陸璧以齊瑁結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念奉

青瑁卷六 十五

廿

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木命命汝

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

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曰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

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

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

然後可以對揚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

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

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未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

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步嫁反

也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

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太保受

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

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

各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

受同祭嘑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嘑才諸反

洗蘇與反瓚音濯

見音現

齒曰齋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
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
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歆神之賜而不
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
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司收撤器用
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
諸侯則卿士以下司知侯者矣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禱奉圭兼幣曰一二三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

禮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
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
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名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
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
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
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若
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
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
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
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
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
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禭者
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
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

合去声
禭音送

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
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家宰

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稱告且

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美若未詳蘇氏曰美美里也文

王出美里之四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美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美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

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惟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丙見勿

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

反
美以九

旃去声

勝平声

邀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
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
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
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
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昔導王以尚威武者
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
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情而陵遲之漸見
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
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
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
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

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

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薄博均平薄敘富民言文武德

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

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

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

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

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

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臣戮力同心保父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

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

也康王言此者求

助羣臣諸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佐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

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

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母遺

我稚子之恥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

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

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子次諸侯人哭於路寢

冠去声 行音咨

乘去声

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用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蓄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王若曰鳴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大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懋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度達各
反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
子曰世周公左

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
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
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

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道有升降猶言
有隆有污也周

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
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誌殷
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
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
則民無所
勸慕矣

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

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
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

行去声

能勤於細行輔導回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
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
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
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
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

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
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

周公所為不敢
肩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癉多旱反守
舒究反口淑

反

堂胡麥

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
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
之類類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
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

書經

卷六

二十一

死上声

易去声

緯七入

反省悉

升反

好去声

恒 恒

三

旌淑也其不幸訓典者則殊異其非里疆界
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
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
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
昔固規畫矣曰甲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
昔固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
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
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

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恒胡登反口對暫

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眾體所會之謂要政
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未好異
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商俗則尤為對
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
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
慝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

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趨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以告畢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其能由禮者鮮

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

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

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

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恠舊怙侈滅義服

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

惟艱俸枯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
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
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
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

及惡去
聲

反
最祖外

言

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武化厥訓雖已取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

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

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

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惡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

訓于何以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為訓乎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蕞

餘亦何足慮而康王今奉以邦之安危惟繫

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釋

於此其不苟於小處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擇

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惟周以簡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非疆

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

治乎声
施去声

四夷王幾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如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

行事觀其用心爾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又聞音問口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

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

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

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

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反畫胡卦

和

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

予翼作股肱心膂翼也纘乃舊服無忝祖考替春也舊

以其祖考事先士者而事我也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弘敷五典

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

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

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發言故曰式

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

正也中也民則之禮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

處上音行去音

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

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之以正孰敢不正周

公曰率自中此告君
牙以句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邢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邢大也君兩邢寒小民怨

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

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訛寒之艱易者衣

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

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不

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

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

承於後曰謨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

者無一事不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

易去声

者無一車不... 於正威... 缺者無一... 事不致

其周密若順對答配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

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父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

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

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家法

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

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

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

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

辟必益反

同字中

卜畫當

長而滿

非從口

罔命問俱承反口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

有口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

也
爭去声

音音奔

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
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
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綬
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
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
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
至與大司徒略
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怵惕惟厲中夜以與思免厥愆怵勅律反口伯冏臣名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昔在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

邦咸休從才用反口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

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

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惟予一人無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

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太僕

正也周禮太僕下士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

齊御皆

糾言西
反謬擊
幼反

反

系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便毘連反辟匹亦反口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

惡去吉

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以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僚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

辟音壁

不特辟除府吏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

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主於自聖猶

初五

拂音彌
齟音阻
齟音語

比明至
反

若淺之為害稷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
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
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
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閒自聖
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
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儉人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
小人充我

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
耳日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
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
也言不于其人之善

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
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

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

一七到
及父音

書

伯同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
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
御之閒抑不知伯阿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
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
捨之無常
可懼哉

呂刑

呂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

皆有一口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
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
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
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
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
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
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
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

書

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

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
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
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
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
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
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
記作甫侯言於王作
修刑辟呂後為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
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
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
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
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
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
亦通然耄亦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貶之之辭也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之反鴟處脂反口言鴟荒之世渾厚敦

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

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

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

例反刑而志反椽竹角反黥渠京反口苗民

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刑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

則耳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

無罪不復以曲直之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

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漸將廉反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焚敷反又音

紛口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

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

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大天視苗民無有

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彤於

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

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

北音佩

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

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比

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

鯨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

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

分去声
焄音重
辨卑立
反

苗復如
字弄復
扶文反

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
求之眇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
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
鬼天地人神之所以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
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
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
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
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
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
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
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口按國語
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
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
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
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

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
以祭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
以不明而天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

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

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

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

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

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按臯陶
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
伯夷播刑之迪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
不應如此謬誤

反 刑 亦

德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

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

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
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
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
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
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
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
伯夷禹稷雜稱

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

民棊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

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
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

化者故土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
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一率及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情情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

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

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

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天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

與天為一者如此王曰嗟四方司政與獄非爾惟作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

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罔亂

斷都玩反

書經

卷六

三十一

探乎声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

絕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

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

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

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

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辯之所麗又不擇言

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

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

貸而降間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求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訕鞠極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曰勤者爾所

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曰勤故職舉而刑當也

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

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

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

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持以為治也天

辟職乃反

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
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
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入所犯耳爾當
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
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

度達各
反

造大到
反

核下革
反

為有爾懺勿宥惟敬乎五刑之刑以成剛柔
正直之德則君震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
福其未久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而不替矣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
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
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
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
其意以明三者之
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
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

也師衆也五辭襄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
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

參和全 既貫 五刑也 不簡者

參初金
反差初
宜反

疵
反

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
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
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
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有免之也
五過之

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謂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

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有眾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之有赦正于五罰也

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
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

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墨辟疑赦其罰百

放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也緩閱實其罪

刑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緩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緩閱

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刑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緩胡關反○墨刻類而

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夫辟死刑也六兩曰緩閱視也倍一百緩也倍差倍

而。又差。五百。緩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赤而上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反上服之上是

掌反

推通同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

舜之宥過無大康誥

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

事在下刑而情適重

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

小康誥所謂小罪非

皆者是也若諸罰之輕

重亦皆有權焉權者

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

之宜也刑罰世輕世

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

典刑亂國用重典刑

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

輕重者也輕重諸罰

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

也刑罰世輕世重者

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

非齊者法之權也

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

刑罰雖惟權變是適

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

倫要所在蓋有截然

而不可

案者矣此兩句總結

上意

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

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古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

矣侯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

過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

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

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

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

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

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

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

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

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

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

兩刑者言土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

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王曰嗚呼

之也此言獻獄者當備其辭也

度達各
反
聲
斷都玩
反

相去声

汚音烏

敬之哉宮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求畏惟罰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

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

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

民汝實在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
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
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
之汚曰明曰濇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

和十

曲然後能察其情也解治也獄貨鬻獄而得
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
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
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
文有未詳者姑缺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

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

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
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
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
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
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
與鄭武公迎太子宜曰立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

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

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

安在鳴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

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求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

不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

珍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干下民本既先

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

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

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

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
也
無有如土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
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予嘉扞侯村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

壽侯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

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

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

嘉美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

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詭寧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

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形赤盧黑

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

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

度也簡者簡閱其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

未去聲

之者... 蘇氏曰予... 侯篇篇知東周之

句音勿
間去声

續蒞陵
犬

費音秘

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帝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曰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紘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愛
對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
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
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
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
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
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孔漢

師音率

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
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
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徂茲
者猶曰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
往者云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善穀連條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反敵舉

天反弔音的。鍛都玩反。○穀縫完也。縫完其
 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
 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
 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
 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斂乃窵。

無敢傷牝。牝之傷汝則有常刑。牝音谷。獲胡化反。斂乃結

反窵疾郢反。○淫大也。牝閑牧也。獲幾檻也。
 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
 當窵塞其獲。窵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
 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率此例之。
 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馬牛其風臣

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

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

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

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

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

者亦有常刑此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

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

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

則有大刑

峙文理反糗去九反楨音貞芻臆俞反蕘音交口甲戌用兵之期也

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與淮

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

攻之也國外

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

取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

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

也榘榘板築之木題曰榘牆端之木也旁曰

榘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

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

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芟供軍牛

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

榘榘芻芟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乙伐

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

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

文古文皆有

皆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之首

為言第一義也將舉
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

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

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哲言

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

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惟古之謀人則曰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

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

士也今之說已而思疾之非不知其

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

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論配

番番老貌佗佗勇貌截截辯給貌論巧也皇
違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賦墓木既拱
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
日所誇過門追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
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
辭說者我違貽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
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需皆謂穆公悔用
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反口

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

之貌倚語辭大學作介休休身直好善之意

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人

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達皆違之也達窮達之

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邦之杌隍曰

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机哩不字也懷安也

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